

## 秦岭最美是商洛(组诗)

梁亚军

### 秦岭最美是商洛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  
大平原留在了身后，在夜色中抵达商洛  
头顶的星空覆盖着群山环绕的商州城  
扑面而来的灯火中  
我看到了一个城市生动的表情  
秦岭最美是商洛，群峰耸立  
静止不动如凝固的青铜  
群山起伏，奔涌又如绿色的波涛  
传递着青山绿水的祥和  
上善若水，丹江、洛河纵横交错  
葳蕤的草木，生生不息  
从商州到商南，我理解了地理  
辽阔的用意和人文山水的奥妙  
六百里商於古道连接起秦楚  
“商山四皓”的佳话流传至今  
李白、白居易来过，元稹、柳宗元来过  
韩愈、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来过  
五月的风，从秦岭山上吹下来  
吹着平平仄仄的山水和唐诗宋词的诗意  
而我像一个迟到者，在高山洛水间  
恒久的地理中听到大自然雄浑的颂词  
也要重新认领一个崭新的自己

### 棣花古镇

我看见了雨中的棣花古镇  
绵密的雨，如同生动的修辞  
丹江之水，展开了形容词般的辽阔  
千亩荷塘，新生的荷叶在迎风起舞  
她们借用了以物拟人的想象和笔意  
时间在宋金街，有着纵深的入口  
向上追溯一千年，是宋金的金戈铁马  
棣花古驿，北通秦晋，南连吴越  
我接受着历史和地理双重的教育  
秦风与楚韵，在这里融合相映生辉  
而我又怎么能不想起《秦腔》中  
清风街上的风土和人情  
当我站在二龙桥上，吟咏着  
白居易在棣花驿写下的诗句  
一条文脉如大河汤汤在这里绵延  
雨中，贾平凹先生的故居  
呼应着云雾缭绕的笔架山

### 商南一夜

真想在这里长久地住下来  
像漫游者，回到了家园  
雨过天晴，幽静的夜色覆盖着商南  
从天鹿酒店到鹿城公园  
我们抄近路爬上了山  
山上魁星楼流泻的灯光，熠熠生辉  
山下是宜居宜业宜游  
有着康养之都美誉的商南县城  
这将是难忘的一夜，看见什么  
什么就是初遇和美好  
想到什么，什么就来到梦中  
一种对大地山水的信任和赞美  
要重新让我们学会在其中栖居  
而黑夜也将送来一个崭新的黎明  
推开窗户，听见青翠欲滴的鸟鸣  
新鲜的空气中，看见大秦岭最美的封面  
去往康养中心和山上绿色的茶园

诗潮



## 金陵寺寻陶记

周文英

金陵寺与南京无关，也没有12  
钲。它是商州城西十几公里外的一个  
镇。如果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那  
金陵寺则是商州的长子。这里储有煤  
炭、玉石、石灰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商州和丹凤的重点工程所用水泥  
都来自金陵寺，那时产量低，水泥紧俏  
程度不亚于粮食。

曾经的农家，大小的水瓮、瓷盆、  
瓦罐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包产  
到户后粮食丰收，村里常来走村串巷  
换盆子换瓮的，用苞谷换，用钱买都  
行。来的次数多了，就有脑子活泛的  
邀请卖盆人去家里吃饭，招待有酒有  
菜，高升五魁过后才提正事，托付来  
人在他那地方给女子寻个家。卖盆  
人为难地说金陵寺好小伙早被订识  
上了，要么是本地娃娃，要么是城里  
居民户。

不久后再来卖陶具，就是手扶  
拖拉机拉一车停在村口，卖盆人提  
着电喇叭在村里吆喝。品类大小齐  
全，只卖钱不换粮食。价钱越来越  
贱，可农家要用的早已置办，生意  
逐渐清冷。

闲人和卖盆人聊天，说这活都

是你们农闲做的，挣钱跟白捡一  
样。卖盆人说你们天黑就睡，我们  
白天种庄稼，黑来在月亮底下做瓷  
盆做瓮，装窑、烧窑、出窑，忙时三天  
三夜不睡，受的苦你们没见过。发  
事者调侃难怪这货做得不圆，原来  
是摸黑做的。卖盆者像明星告别演  
出，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货上门，回去  
后再也不做了，不如出去打工或做  
生意挣钱轻省。

再次关注金陵寺，是乡村振兴这  
几年朋友们发的照片，除了久负盛名  
的熊耳山，再就是那些镶嵌在院墙和  
田坎上的瓷盆瓷瓮，当作特色建材，装  
饰着农村的田园风光，拙朴、乡土、亲  
和，成为东西窑村独有的风景。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去金陵  
寺寻访旧陶器，如同探望久未联络  
的朋友。本以为时光流转，它们被  
磕碰损毁得所剩不多，但在熊耳山  
村，仿佛误入超级陶瓷博物馆。大  
大小的瓮、盆、罐不是分类集中  
在房子里，而是像农具柴火一样散  
落在院墙边、后檐根、茅房旁，有的  
当花盆栽种花草，有的当支架撑着  
石桌，倒扣着当石凳，有的仅作造

型砌进墙体，更多的是空着，一任  
日晒雨淋。

引人注目的是几处路沿，立着高  
低粗细一样的小瓮，像小矮人一样列  
队欢迎来往的客人。胜景是熊耳山陶  
艺体验馆旁边那一片瓷林，共十几层，  
每层二十几个瓷瓮阶梯状砌就在一面  
弧形山坡上，感觉是“瓮秀于林”。旁  
边一口旧砖窑，在风雨的侵蚀下，窑体  
的红砖陈迹斑驳，旁边大烟囱是新修  
的，墙体镶着陶盆瓦罐的不规则残片，  
修旧如旧。

沿途几处窑空，有些残旧，废弃  
有三十年了吧，风吹雨淋，像历经岁  
月的老人。旁边的树长大了，草绿了  
枯了又绿，它们未曾坍塌，赞叹着蕴  
蓄者的手艺。有人说参观博物馆，无  
非是看几百年前的陶盆瓦罐和泥人，  
也正是它们，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  
与文明。

在熊耳山陶艺体验馆，院子里有  
几十口大瓮，上面沾着泥土，估计是才  
收集的。向村妇了解，得知这里并非  
家家都有手艺人，问这些瓷盆瓷瓮卖  
不？他们说卖呢。问多少钱，却说没  
价，有个大爷想了一下回答说50块。

人们不确定买者的用途，便不确定它  
们的价值。

想象过去这里男女联姻，会否把  
自制的精美瓷器当作聘礼或是嫁妆？  
一个小而全的村史馆，陈列着农具家  
什，证件文书等，还有从这个村子走  
出去的名人简介。侧边几间没有前檐  
的厦屋，安放制作陶器的器具，体验  
者不多。

画家范桦的老家在附近村子，在  
熊耳山村委会旁边开辟了画室。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一个地方出了名人，  
那地方也跟着出名起来。沿途多处  
看到留有范桦墨宝的题字、楹联，名  
人与盛景，相得益彰。

山顶显神寨广场有两首打油诗，  
其一是：窑村人脸像锅底，个个腰包  
都鼓起。出的牛和马的力，吃穿花用  
却充足。其二是：地少石头多，种地  
难养活。凭脊背一块，吃粮靠背驮。算  
是村人过去生活的写照。

熊耳晚霞是商州八景之一，说明  
熊耳山是位于商州以西的制高点。孔  
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本意是站  
在高处，眼界开阔，可模仿之说“登  
熊耳山而小商州”。

## 商洛山

(总第2594期)

刊头摄影 景小青



## 黄昏一样的爱意

王浩琛

那是1984年春天外婆在门前种的三棵树，目的是给女儿们做嫁妆。  
今天在吊车的帮助下，应声而倒。

自记事起，家人都在城市生活，我因学业也只有空闲时间回去，村里的  
门户很是相似，时常不能准确认出自己家的门户，那三棵大树便是我认  
家的标志。六七岁时，它们只算得上高大，似乎是因为它们年轻的原因，  
很是愿意为家里的车“让路”，车能开进门前的小院。十三四岁时，车已经  
开不进去了，它们的腰围长了许多。

我想，那肯定是时间的痕迹在作祟，树的年轮多了一圈又一圈，外公  
外婆眼角的皱纹泛了一层又一层。三棵树陪着他们从我的母亲出生到现在，  
他们也在陪着子代、孙代从出生到现在，他们对后代的关心与呵护，如  
同在三棵树下的树荫，总能无微不至，面面俱到。

他们用手机录制着树木倒下的过程，一连串地发在微信群里，仿佛在  
告诉我们：“孩子们，我们这次真的老了，做不到风尘仆仆、脚步轻盈，做  
不到过年时好多家跑，做不到每天中午来家做饭，但请后代们相信，如同树  
一样，倒下的只是我们的体力，始终屹立的是我们的爱！”

我说，年轮啊，你慢点儿转，让他们多停留留在后代身边。既然你能  
让他们陪我们四季，为何不让他们陪我们八季，十六季……

我说，太阳啊，你慢点儿落，让他们在白昼多看我们，让我们再多吃  
一顿他们做的饭，再多看看他们慈祥的笑容……

树倒下那一刻，我真的懂得了什么是“黄昏一样的爱意”！

## 割麦子

远方

“磁磁”地磨着小镰刀，磨了一会儿  
后，他用右手拇指在镰刀上试了  
试，然后给我说：“老二，我和你妈、  
你姐姐都要收割农业社里的麦子，  
房后自留地的麦子熟得落颗了顾不  
上割，你一会儿拿上这把镰刀先去  
自留地割麦子。”听了父亲的话，我  
戴着一顶新编的草帽，来到房后的  
自留地里割麦子。

头顶烈日暴晒，脚底热气烤  
人。我左手攥一把麦子，右手用镰  
刀狠劲地割、拉，用劲小了给麦秆  
痒痒割不断，用力大了镰刀飞过来  
不是把脚趾划破，就是把腿划伤，把  
我累得黑水汗流，几厘地的麦子一  
个上午才割了席大一片。正午时  
分，父亲他们放工回来了，他胳膊  
窝里夹着镰刀，站在地头看着我横  
竖乱扔在地上的麦秆，苦笑着说：“  
老二，还行，割了这么大的一片麦子。  
看来‘男娃子不吃十年闲饭’这话  
说得对哩！”听到父亲的表扬，我  
心里美滋滋的，内心升腾起一种从

有过的喜悦和成就感。回到家里，  
父亲又当着母亲的面把我表扬了  
一番，听着父亲的再次表扬，我心  
里自然又美了一次。午饭时母亲给  
我捞了一大碗黏面，浇上油泼辣子，  
算是对我的嘉奖吧。

收麦时的天如娃娃脸，说变就  
变。刚才明明还是青天白日、热浪  
逼人，转眼间南沟壑飘起了黑云，  
须臾便狂风大作，父亲站在门口  
喊：“老二，快把房后自留地里割  
的麦子捆好捎回家。”他就像脚底  
穿了哪吃风火轮似的跑到生产队  
大块麦田里抢收麦子去了。听了父  
亲的话，我哪敢怠慢，赶紧跑到房  
后自留地里捆麦子，捆麦子。当时  
我只穿了个背心，麦芒把胳膊、脖子  
戳得痒痒呼呼、疼痛难忍。待到自  
留地的麦子捆好捎回家，老天却是  
和我开了个玩笑。抢收麦子后，我  
胳膊、脖子到处是伤，特别是汗水  
一浸，疼得我咬牙咧嘴。后来我家  
种麦子时，我就不种长芒的麦子，

专挑那些不长芒的麦子种。割麦、  
捆麦、捎麦时，穿上长袖衣服，用  
毛巾把脖子护起来。

记得有一年收麦时节，我在地  
里割麦子，突然间从麦丛中窜出一  
只野兔，当时我被惊了一下，站着  
半天也没反应过来，等我醒悟过来  
那只野兔已窜出一两丈远了，我提  
着割麦的镰刀，三步并作两步地  
追赶落荒而逃的野兔，兔子看到人  
撵它，兔子没追上，耽误了割麦子  
不说，还把镰刀给弄坏了。”

一缕麦香，回味悠长。如今全家  
人早已脱离了故土，也不种麦、收  
麦了。但每每想起这些收割麦子的  
往事，心里就滋生起一股难以割舍  
的淡淡乡愁，滋生一种难以表述  
的对过往的怀念，滋生出对农忙  
时乡亲相帮热热闹闹而亲切场面的  
思念……